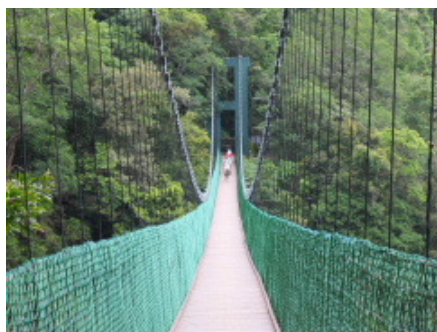


《臺灣之旅的 26個故事》 林錫濤

第一卷





《臺灣之旅的 26個故事》

今天是五月十三日(星期一)，昨天才剛剛從香港乘機回悉尼，廿多天的台灣之旅完成了，趁記憶猶新，便寫下這些遊記。

(註：新台幣簡寫為 NT\$。)



(1)

四月十九日(星期五)，日間還在 office 工作，下午六時便拖著個行李篋，乘火車到機場，開始這個台灣旅程，在這裡要說明兩點：

第一，今次的旅行與普通的旅行團不同，係以行山為主，原先準備攀登玉山(台灣最高的山峰，海拔有四千公尺)，出發前得到通知，到玉山的要求登山證，每天限發一百五十個，人多要抽籤，我們落空了。登玉山的希望泡了湯，祇得 off-load 所有登山的重型裝備。

第二，今次妻子沒有同行，原因是她以前有過膝患，醫生叫她不要 over-use，亦不可 under-use 雙腳，再者她對行山都沒有多大興趣，要她同行，祇會苦了她。

飛機九點鐘起飛，我愛坐窗口位，當飛機在悉尼市上空時，我向下望，家家燈光閃耀，真是美麗，與香港的夜景比較，可謂不遑多讓。翌日晨早五點抵達香港機場，天還未光，我要等兩個多小時接駁飛機到台北桃園機場，因為在飛機上睡得著，洗個臉便在候機室看著機場的內內外外，外面開始時還是漆黑一片，跟著的是黎明初曦，內裡原本是靜悄悄的幾個人，到後來是熙來攘往的人群，一天又開始了，香港真是一個忙碌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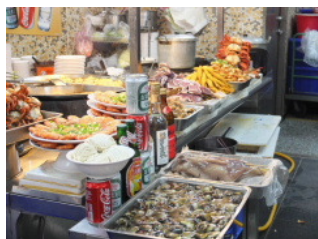
七點再上機，個多小時後便到達桃園機場，當出開口時，完全想不到，竟然有百多二百個少女在等候歡迎，歡迎的當然不是我，而係幾個韓國的青年樂手，那些少女都打扮到隻雀咁，在開口爭取最有利位置，手上拿著的不是鮮花便是禮物。這種境況，使我聯想到劉邦當亭長時，看到秦始皇出巡，前呼後擁，感慨地說：「這樣



在歡迎我？

才是個真男人。」我想如果我下一生有人做的話，都係要學學唱歌跳舞，唔好祇係識讀書。

在機場等了個多小時，其他團友陸續到達，到旅館安頓後，下午傍晚便進行第一項活動：士林夜市。這個夜市就等如香港的廟街，有賣吃的，有賣著的，有賣玩的，有所不同的是整個夜市的主要飲食部份都設在一個商場內，就如同香港的市政局街市，不過面積大很多，有人說該處原本是防空洞。



台灣食物



夜市攤檔

台灣的 cost of living 較諸悉尼的低很多，根據我的估計是一半到三分一。現在 A\$1 可兌換 NT\$30；例如吃一碗麵約 NT\$100 如果在悉尼吃要 A\$10。那裡吃的很多是炸的或是燒的，魚蝦蟹都係預先炸好，你 order 時便加熱給你，那裡最 popular 是臭豆腐，魷魚羹，燒烏蛋(即鵪鶉蛋)，見到這些膽固醇極高嘅嘢，再加上重係燒炸物，我都係淺淺嚐試，最後都是吃了一些粥品及炸蟛蜞。



(2)

今次來台灣的另一個目的是嘗試本地的風味菜，有許多朋友都說台北有許多特色美食，且很抵食。這也是事實，例如有一間賣炸雞的，手掌般大的去骨雞扒，都祇係賣 NT\$55，顧客排大隊，這個店也很「寸」，標明唔同客人 cut 開塊扒，重唔找錢添。

(因為太忙？) 其實我都喜歡吃，但唔喜歡在街邊吃，更不會一路行一路吃。我都好運，有兩位食家兼做菜高手住近我家，一位叫標少，以「奇」取勝，吃過他的蝦子蟹子炒飯的個個讚好，一位叫 Martin，他曾做過一個菜以鴨為主要食材，工序要兩天，都可謂「巧」了，嫌的祇是僧多粥少，唔夠喉。另外吾妻 Winnie，我則以「拙」稱之適合，食材是普音普通通，做法都係普普通通，但她做的菜鹹淡適中，火候剛好，這三個人走在一起，就唔怕無好嘢食，所以我每年都搞個大吃會 - bring a dish，吃過他們的一餐，過年也會開心些。



第二天的活動是參觀故宮博物館，當年國民黨遷台，帶來的是國寶中的國寶，當然很有睇頭，乘旅遊車到達時，幾十部旅遊大巴已駐在那裏，入到館內，更是千頭哄動，原來是「陸客」（即從大陸來的旅客，香港稱之為「強國人」）殺到，而且更多的比我們早到，他們都湧著要看故宮三寶，即玉白菜，仿肉石（像五花腩的一塊石頭）及毛公鼎，我就唔夠他們迫了，於是轉身去參觀其他的展覽品，我以前去過兩次故宮博物館，分別是1976年及1983年的暑假，畢竟也是卅年前的事，以前的感覺與現在的真是天淵之別，以前的是遊人疏落，參觀者都靜靜的看著展品，整個環境都寂靜肅穆，現在的就不同，成個街市咁樣，雖然個個館員都拿著個牌，上面寫著「保持寧靜」，不過他們還是高談闊論，可能他們不懂繁體字吧。



以前去故宮是很多嘢睇，今次去就無乜嘢睇，特別在書畫方面更缺乏精品。在書法方面，看了蘇東坡年青時所書的《陶淵明歸去來兮》詩，以前我有一種錯覺：蘇東坡因為其詩詞好，而引伸到其書法好，但看了這個真蹟後，便確信他的書法真係好。

另一幅是元代倪瓚所繪的《雨後空林》圖，該畫註稱謂故宮收藏的十多幅倪瓚畫中唯一有著色的。所謂著色其實都是輕輕的淡彩，更可能是後人加上。但看到他的精品真蹟，也就不負此行。原本抱有很多希望，如想看看五代時董源的《瀟湘圖》，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等，都要待下次來時，碰碰運氣了。



(3)

上午行完故宮，中午便到著名的鼎泰豐用午餐，我們去的當然是旗艦總店，它是位於101大廈低層的商場內，本地導遊（叫小陳）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們也得等了四十分鐘才有位，set lunch 每位 NT\$350 唔算貴，而重頭戲就是他們做的小籠包，每人分到五個，那些小籠包真係有獨到之處，飽皮晶瑩如白玉，厚薄均勻，咬落有彈性，但汁不外洩，味道亦好，真係抵佢發，至於其他的如餃子及燒賣等，都係上乘之作。



吃完小籠包出來又與陸客團相遇，他們是來乘電梯往 101 大廈頂層瞭望台的，我祇喜歡登山而望遠，像他們人迫迫的周圍望，跟著俾人趕鴨仔般要乘下班電梯回到地面，這種玩意我就沒有興趣了。

根據小陳所說，解禁後兩地人民互通，每天有五千陸客來台，以前遊客以日本人為主，在日本經濟下滑及日圓貶值的情況下，現在旅客都以陸客為主，旅遊這個行業都受了很大的衝擊，為著生存，經營手法都要改變，例如因為是低團費，許多導遊都要帶客買嘢幫助收入，其實許多所謂的台灣特產都係大陸製造運來。上次政府選舉時，旅遊業的從業員都投向藍營(即泛國民黨)，因為綠營(即泛民進黨)是主張與大陸脫離關係的，現在的情形是一 倘若沒有陸客的支持，台灣的旅遊業會很糟。

我閱讀本地的報紙，台灣這幾年的經濟是走下坡的，理由是許多工業都遷到大陸去，因為那裡沒有工人福利及社保問題，亦沒有環境保護等制肘，有些工廠乾脆的關門大吉，例如水泥及鋼鐵，因為向大陸購買更划算。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台灣人無論在國外及國內賺到錢，都唔會主力再投資在台灣本土上，人材方面亦然，台灣的科技專才都東走美國，而管理專才則西進大陸當廠長，可說是人財兩失。報紙上時常報導的不是「關廠工」的問題，便是高層官員收紅包的問題，馬英九對著這些結構性的政經問題，也不知從何入手應付。

回說這坐 101 大廈，設計上像一個個元寶般疊上去，近地下部份又以金錢為裝飾，真係夠晒俗氣，離開鼎泰豐時約兩點半，外面還有很多人等位，真係與其讀咁多書，不如做好個飽。



由於有團友建議今晚去睇一個免費的打鼓表演，我們提早去一處接近龍山寺的老街夜市，這個老街夜市亦是香港廟街的翻版，賣吃賣著賣玩的都有，而且許多攤檔都有試食，如果檔檔食 D，行完條街都可以飽了，看見一些賣熟肉的店，那些豬頭肉，豬腿肉，豬腸等擺在一起，上面掃了層油，光燦燦，我心裡祇是想：食食食，咁樣好容易會食死我。



(4)

上文最後一句用了個「死」字，唔好聽，應該改為個「肥」字，以我的身高，最 ideal 的體重是 68 公斤，上下限是正負兩公斤，即係超過 70 公斤就係肥，少過 66 公斤就係瘦。今次全程的飯店都提供自助早餐：中式、西式、日式都有，我就吃完中式再吃日式，吃完日式再吃西式，這幾天稱一稱，體重已直線上升，得要自我節制一下。

以前來台灣時，最著名的是木瓜牛奶及牛肉麵，以前在街上賣木瓜牛奶的都不見了，在超市偶或見到一些紙包的。牛肉麵則吃了好幾次，不過味道都係差強人意，那個湯就像老抽鹽水，完全吃不到牛肉的味道，還記得第一次來台灣時，牛肉麵太貴吃不起，吃的是牛肉湯麵，即係沒有牛肉的牛肉麵，不過那時覺得很好吃，當然連湯也完全飲光。

小陳帶著我們行過那條老街，指著樓上一些 XX 餐廳的招牌說：那裡是色情架部，我想也應該是的，餐廳沒有理由設在四五樓上，小陳還說，台灣稱呼男女的為男生及女生，稱呼女性為小姐沒問題，但在大陸稱呼人曰小姐，即係妓女，分分鐘會俾人醒一巴。他舉出許多大陸及台灣在用辭上的差異，其實中港台的辭匯都有許多不同，例如香港叫酒店，台灣稱飯店，大陸叫賓館，都係同一樣嘢——hotel 也。



我其實對廟宇沒有甚麼興趣，因為要借用廁所，便走進龍山寺。這個坐落在市區的寺觀面積不大，但香火極盛，主殿是觀音菩薩，根據一些研究，中國人拜觀音的最多，第二最多是關帝，因為觀音救苦救難，能開庫借財，更能送子。但在這個寺觀的後間，朝拜求籤的人更多，那裡有十個八個獨立的神祇，姻緣的有月老，家宅平安的有土地公公婆婆及城隍，讀書考試的有文昌星君等等，真係應有盡有，分工仔細。出來問小陳，他說台灣人就是佛道不分，總言之係神係佛都拜，祇要有一個靈就好。

離開龍山寺夜市便到中正紀念堂觀賞打鼓表演，地點是紀念堂前的廣場，當年陳水扁上台，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民主紀念堂，將中正廣場改名為民主廣場，馬英九上台後，祇將民主紀念堂改回原來名字。

表演台是臨時架設在民主廣場上的，這個打鼓表演是由一個佛教團體籌辦的，看看那個橫額，道教與基督教機構都有份贊助，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宗教信仰的兼容性就強得多。這個打鼓表演七點半開始，我們六點未到便已經在那裡等，那裡很多人，我們祇找到中後排的位

置。開始時，台北的市長及縣長都出來講話，嘉賓中還有馬英九的夫人，可謂大 show。打鼓表演都幾好睇，當晚寒風凜冽，台下的我們都穿不夠衣服預寒，看了個多小時後，便轉乘捷運(即香港人說的地鐵)回飯店去。



(5)

這是我在台北的第三天，一早起來便整裝待發，因為今天是行山活動，為了避免與陸客相遇，我們不去野柳，而是去基隆港的另一面，叫做南雅的地方。其實南雅是一個 headland，面對太平洋，屬宜蘭海岸風景區，我們沿著一條精緻的步道婉延而上，不一會便到達一間學校。這間學校的位置真好，是背山面海的，但在學校側面更好的風景點卻佈滿墓地，可謂大煞風景，這點以後會詳談。沿著山路走便到達一個瞭望亭，同行的有幾位都是行山健將，這個小山頭當然是小兒科，於是兵分兩路，一路是在亭旁，沿著山路向下走，到達海蝕平台，地理就如香港東坪洲的水成岩；我則跟隨另一路再登高峰，行了一段，到達一處海防據點，那裡是禁區但無兵駐守。我們從側面小徑再向前走，跨過了兩個山丘，遠遠望見南雅漁港。



本來我們想再向前行，但沒有地圖及不想與主隊離得太遠，於是決定原路折回，而不再落海蝕平台，直接回到出發點，大夥兒尚未到，我們便在南雅村走走。這個村原來是連接南雅漁港，如果當時我們繼續

向前行而不折回，可以更快回到起點。跟著全團人又到了一處叫鼻頭角的海邊地方，對於我們這些慣常近海的人，這裡都沒有新鮮之處，不過作為行山 warm-up，仍可以的。

下午我們去了一處叫九份的地方。九份原是在一個山城小鎮——瑞芳，早期原本是一處礦工聚集的地方，現在因為一套電影叫《悲情城市》而紅起來。



我們的旅遊車是台灣標準大型車，在那些山路上行走時，我坐在車的較前位置，真使我提心吊膽，可幸司機是個高手，化險為夷。我沒看過《悲情城市》，當然感受不到這小鎮的獨特之處，九份就是一條觀光巷里(因為狹窄，不能稱為街)，當然又係賣嘢食嘢，又係可以隨行隨試食，最後來到一間戲院，招牌就是《悲情城市》而矣。

這幾年台灣流行一些懷舊式電影旅遊套餐，例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全團就是去追尋女主角沈佳宜的蹤影。至於《海角七號》，這風潮便更厲害了，我會在墾丁時詳細說說。

晚上訂了自助式齋菜，店名長春素食，每人費用是 NT\$550。有些素菜是即叫即做，他們做的素佛跳牆很好吃，我連吃了兩盅，另外還有一些紫菜卷的素壽司等等，無限量供應，服務態度亦佳，這是我生平吃過最好的齋菜，值得推薦。



(6)

這是我們在台北市的第四天，由於我們要避開陸客團，於是早上九時便到達一處叫貓空纜車的地方。這座纜車站其實是連接著台北動物園部份，雖然我們不去動物園，但這纜車的四個站經過幾個山巒，最後到達最高點可俯瞰台北市附近景色，那些車箱的地板是透明的，向下觀望時又特有雅趣。車箱在樹頂經過，看見一些白蓓蓓的油桐花，小陳說這個季節油桐花盛開，馬英九現在在台南市參加油桐花節。



油桐花

離開貓空纜車後我們便到陽明山國家公園，在途中看見許多山明水秀的地方，但都有許多墳地在那裡，那些不是一塊塊石碑的，而是小形豪宅，這情形在南雅及九份都是一樣，可見台灣人很信陰宅風水。



陽明山國家公園其實很大，逛了一小段公園見了王陽明塑象，我們又乘車到一個火山口地帶，這些火山口並不多，只有三至四個口不斷噴煙，行近一點就有很濃的硫磺味。之後我們到北海岸的國家風景區，這些都是台灣北面的海岸，望過去都是茫茫大海一片。

最後旅遊車停在淡水市。淡水其實是流經台北市的一條主要河流，淡水市便在河口，這個市又係觀光老街及遊客市集，我現在對這些地方都有點厭惡感，於是走出海傍，那裡又有另一番景緻，有一些青年藝人在街頭演唱，他們都是取了牌照在指定地點演奏或演唱，有些水準可觀。



離開淡水我們的車特別經一經北投，那裡是溫泉賓館的集中地，在車內外望，很多都模仿日本的設計。

指定的台北市旅遊活動便在此結束。明天會去花蓮。

從台北市到花蓮是要經過宜蘭市及蘇澳港，再沿著名的蘇花公路到花蓮。記得 1976 年旅遊台灣，那時是在中大升二年級的暑假。這是我第一次搭飛機旅行，亦從這次旅行開始，與一班崇基的同學結下一個不解的緣。那次旅行也很特別，我們是從基隆港乘船夜間出發（像以前從香港到澳門的大船），晨早便到達花蓮，除了省卻一晚住宿錢，行程較為舒適安全，又可以看日出。現在的這一次是我第一次經蘇花公路。

這天並非全天坐車，早上我們沿高速公路去到一處位於宜蘭市及蘇澳港間的一個叫羅東的小鎮，那裡有一處叫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地方也很大，分為幾個區域，但主要的是一條老街，兩邊都是一些傳統工藝商店。前說本來我就對那些所謂老街有厭惡感，這條老街重係完全人做的，可幸內裏的展品都很突出，例如一些木偶戲的公仔服飾，不過價錢頗不便宜，隨後又有巡街表演，最後到了一個戲台，表演著一些傳統的劇目。有一點奇怪的是這些戲劇對白都係閩南話，小陳說台灣本土傳統是說閩南話的，以前國民黨政府很嚴，積極推展國語而壓制地方語言，他讀書時，在學校講閩南話就會被罰錢，不過現在不同，又推行保護本土文化了。



在這個中心內最吸引我的是「廣孝堂」及「黃舉人宅」，前者示範了當時木建築樑卯的技

藝，後者展示原居民房屋的布局，兩個建築都是從原地遷拆，然後在那裡一木一石的重新裝嵌。



(7)

離開這個藝術中心，小陳介紹我們去該區最著名嘗試牛肉麵的地方。講起牛肉麵我就精神，今次台灣旅行就是想吃一碗最好的牛肉麵。車行了一會，老遠便見到一個很大的牛肉麵招牌，該店是一所獨立屋，處於公路旁，地方可容納 20 多張大檯，除了牛肉麵外，還有豬手麵，每碗 NT\$120，以麵論麵，係貴嘢，因為在台北市，都係 NT\$70 至 NT\$100 之間。我當然叫牛肉麵，一吃之下，水準都唔差，D 牛肉有一兩件爽口，其他的舔牙，湯與麵並無突出之處。

吃完上車，小陳說這牛肉麵店很有歷史，首先經營者是對夫妻，他們用料好，肯下工夫，那時的修路工人及路經的都喜歡在他們那裡用餐，於是越做越大越出名，後來第二代接手，姊妹不和，結果妹妹去了屏東另起爐灶，現在這一間又賣了盤，不是原來的了。我心裡罵道：你應該早點告訴我們，唔好使到我希望咁高，失望咁大。這故事亦教訓我們，唔好成日諗著留番 D 嘢俾子女，如果子女知道有嘢分，他們還會勤奮自強嗎？不肖的更會想你早點歸西，子女多更加麻煩，因為一定分唔勻，結果搞到積怨成仇，也不是上一代人想見到的。

講番牛肉麵，全名應為「台灣紅燒牛肉麵」，正統做法是要用牛骨做湯底，牛肉應選有少少肥及少少根的腩部，用鹵水炆淋，客人 order 時，將牛肉加少許鹵汁再煮收水，使肉吸收了那些濃汁，然後放在剛做好的湯麵上。現在做的都是一大窩鹵水牛肉，客人要便勻些牛肉加鹵水汁便算，少了一個重要的工序。

旅遊車進入蘇花公路，(以下這段是小陳講的) 蘇花公路出名在甚麼？答案是：死得人多。國民黨政府遷台，屬蔣系的還可當官當兵或分地耕種，不是他系統的兵丁稱之為「榮民」，都俾番份工你做，修橋整路喇，蘇花公路及橫貫公路在當時其實最重要的是戰略價值，因為台灣的最後軍事防線就在花蓮，當時建路及隧道都係用人手及炸藥，沒有甚麼重型機器，意外頻生，許多「榮民」都犧牲了。後來在公路旁起了一個祠(叫長春祠)，是拜祭那些隻身來台，無依無靠，建路時死掉的「榮民」。



旅遊車繼續往前行，但行得慢了許多，全程單線雙向而行，有些段落是在維修中，是單線行車，故此架車要行下又停下。我遙望山坡，許多都是用鐵線網包裹著，這些山坡其實是很初期的水成岩，地質學稱為

conglomerate，是沙石泥的混合物，但年代太新（在地質學而言，十萬百萬年都係新），由於地殼變動及造山運動，以前的海底昇上來成為山，這區與我舊年去的四川九寨溝是一樣，而且同處地震帶，蘇花公路的情況更糟的是：第一是面對太平洋，易受海洋的侵蝕；第二是颱風；第三是山坡斜度高峭；第四是山坡長了樹，樹根生長拖鬆石頭，容易引致落石。所以說蘇花公路是鬼斧神工是對的，但在建路及修路者而言，就係神憎鬼厭。

我們的車行到了一處，是一兩年前成架旅遊車被大水沖落海，遊客屍體都搵唔到的地方，修補工程還在進行中，要單線行車，我向下望那高聳的懸崖，真是不寒而慄，如果要我夜晚黑行這條路，我就一定唔制。

今晚我們住在天祥，即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一間飯店，而且必須在晚上六時前通過那個管制閘。



(8)

小陳和司機都係好拍擋，我們六時前便到關閘口，每人各分派了一個安全帽，然後到天祥晶華飯店 check-in，這間飯店是太魯閣最大亦係最好的五星級飯店。

在此介紹一下小陳，他是個卅多歲的小伙子，入行多年，重帶過團返大陸，他對我們說我們這個團打破了他及其旅行社的紀錄：

第一，就是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台灣觀光成個月；

第二，就係從來沒有旅行團會在太魯閣停留七日六夜。

他還說我們這個團沒有人肯接，他都是在「有生意做就要做」的情形下，頂硬上。其實當我第一次參看旅程表時，也不禁愕然，幹嗎在太魯閣七天？參考其他的旅行團，大都是住在花蓮，太魯閣是一日遊來回。同樣的問題也許留在小陳腦裏，不過我們是他的客仔，他當然不會說出。

七天太魯閣的日子其實真係好過，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居住點尚未有陸客入侵。

我在這七天的生活也很有秩序：

(一) 六點半 morning call，七點鐘吃早餐(自助式)

(二) 早上的觀光或行山活動

(三) 午餐

(四) 下午的觀光或行山活動

(五) 在飯店的泳池游 20 個塘(兼沖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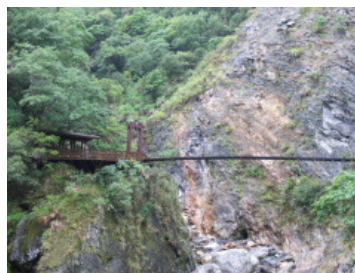
(六) 晚餐

(七) 聽歌及睇跳舞(飯店免費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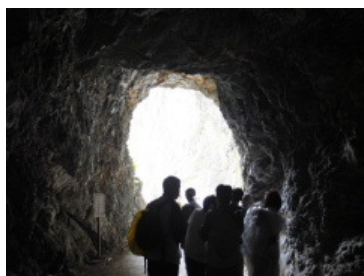
(八) 與同房傾偈，上網睇 emails 及與妻 skype，然後睡覺。

這樣健康的七天生活，真係成個人 fit 晒，包括「身」與「心」在內。自助早餐非常豐富，慣常的不說了，特別一提的是有藕片，菱角，芋頭，番薯也有幾種選擇，花生也很特別，一粒有四個肉黑色的，非常可口。部份用餐地方是戶外的，有一兩天與同房坐在那裡用早餐，當時晨光在樹梢射下，微風吹至，真是舒適，說也奇怪那裏完全沒有小昆蟲騷擾，可謂羨煞旁人，因為那些戶外檯椅並不多，要先到先得。

觀光及行山部份每天都不同，該區地理上是變質岩，有許多大理石，太魯閣國家風景區主要觀光點是高山狹谷，還加上激流瀑布。在那裏有很多吊橋，在吊橋中央觀賞前面谷內的瀑布就格外清楚，向下望那些激流就更加刺激，再者有些地段是隧道要各自拿著手筒照明，一些地段要戴安全帽以防落石，有個地段叫水簾洞，因為頂層漏水像下雨，我們要準備濕具通過，有些團友更換了泳衣以便通過。很多步道都有其特別情趣，那幾天我們行過的步道為：綠水步道、燕子口步道、白揚步道、蓮花池步道、布洛灣步道、砂卡嚕步道等等，我們還到一處叫「清水斷崖」的海邊，在那裡拾鵝卵石也玩了半天。



清水斷崖



布洛灣步道



燕子口步道



白揚步道



(9)

雖然住在太魯閣，有一天我們出去花蓮吃海鮮，花蓮是個漁港，海產豐富，小陳帶我們到一家他相熟的海鮮酒家，海鮮都標明價錢。那天我們吃了龍蝦及鮑魚及其他海產，每人都係 NT\$600(=A\$20)，食食食，真係食死，不，是食肥了也是抵的。有一點奇怪，在這裡，大眼紅魚都係貴價魚(我們沒有點)，在悉尼是平嘢，以後在悉尼要多吃大眼紅魚了。

我們這個團有個特點就係除早餐外，唔包其他餐，有時小陳會介紹那裡有好嘢吃，有時就要自己搵食，這點合晒我河車，因為我對於團餐都沒有好感。那晚單槍匹馬，在飯店的對面找到了一間餐館，小陳已經提醒過我們，那裡的人早吃晚飯，餐館七點鐘就收爐，當時尚有五分鐘就七點，店內已無顧客，他們也準備



收舖，我問店主重有無得食，店主說有，於是點了香菰肉絲湯粉，一條秋刀魚及一只雞腿。食品很快便到，我就一路吃一路看著他們收舖，他們一家五口，除店主夫妻外，還有一個老伯(可能是爺爺或公公)，還有一對兄妹，哥哥最多都係初中年級，妹妹就係小學生，他們



五個人就是見嘢就做，沒有停手，唔似香港話收便收舖，拉開了事，而係先洗灶頭，收藏一盆盆食料到雪櫃，椅子又搬到桌上，然後掃地洗地。這種通力合作情景，在悉尼或香港都不易見，為免礙了人家收舖返屋企，吃完便埋單，食咁多嘢都係 NT\$140，即係 A\$5 都唔駛，決定明晚再來。

飯店每晚有免費的演唱表演，演唱者水準參差不齊，星期六及星期日就有亞美族的跳舞表演，而且歡迎我們加入。那晚星期六吃完飯便回飯店，忽然聽到有古箏在演奏《蒼海一聲笑》的聲音，原來在飯店接待處後面的一處客人小休或等人的地方，有一位穿著清代服飾的小姐在彈奏古箏，我便坐下聽曲。當時那裏很少人，而且很多逗留片刻，也許有事便離開，有一段時間起碼超過十五分鐘，就是一對一的演奏會。當她奏完一曲後，與我攀談幾句，我告訴她我是香港人，移民澳洲經年，來台灣是行山的。她知道我們會在太魯閣一星期，也感誌

異。之後又讓我點唱，如《小城故事》及《上海灘》等，之後一些團友陸續亦到，她重彈了《蒼海一聲笑》及一些香港人熟識的歌曲。特別一點的是，在接待處側有一籠小雲雀(香港人叫石燕)，當她彈古箏時，這隻小鳥就高唱，一彈一唱，真是天籟。她告訴我們，明天輪到她妹妹彈古箏。



翌晚依時和團友再到那裏，那晚人較多，妹妹祇顧彈完一曲又一曲，節奏比較急速，且甚少與聽眾交談，相比之下，姊姊的古箏功力就較強。古箏除了是聽覺享受外，看著她們的手指在古箏的線絃上飛舞，也是一件樂事。

太魯閣六晚忽忽而過，我們又起程往台東，車剛離開天祥不久，車子停了下來，原來前面有幾塊大落石阻路，小陳出車移開石頭，我坐在車前，本想也下車幫助，司機與小陳都叫唔好，石頭搬開後，車又再行。小陳說他們受過訓練，一路搬石頭卻耳聽八方，倘若有甚麼異聲異動，他們便會飛奔逃命，如果有團友幫助移開石頭而引致傷亡，保險公司唔會負責，他的導遊牌照也可能被吊銷。我心裡想：在台灣做導遊，真係要搵條命來搏。



(10)

小陳說他帶過許多團，極少會在台東住三晚。不過事後我卻覺得這個選擇正確，起碼那裏沒有陸客團。

太魯閣天祥其實是橫貫公路的東出口，橫貫公路因為落石，許多段都已封閉，不再通車。我們的旅遊車出天祥，經過花蓮市，南下台東，這一段都是沿海的單線雙行公路，路邊有一些白色的野百合花開放，小陳說如果早兩星期到這裡，那些野百合花更可觀。在公路接近山邊的許多段落，我看見許多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墳墓，它們都是面海(即向東)，佛教講西方極樂，僧侶造墓朝西，這裏的剛剛相反，我相信是早期從美國來的傳教士，客死台灣，基建於台灣島的最東邊，以示思家望鄉。

小陳說花蓮及台東都是漁港，花蓮最出名的是曼波魚(Mola mola or sunfish)，台東最出名的是飛魚。曼波魚是一種遠洋的上層魚，是硬骨魚目中最大的一種，體形及體態奇特，體重可以超過一千公斤，這種魚過了幼魚期，便很少天敵，因為它的皮夠厚且韌，漁人也不去捉這種魚，因為它的肉不大鮮美，不知怎樣，坊間傳言，謂曼波魚的魚腸對男生有特別益處（你明架喇!），曼波魚的魚腸被當黃金咁賣，那些曼波魚就慘了，以前是漁民放吊網 (drift netting) 無意中捕埋，現在則有專船追殺，以前漁民時常都可以捕到五百多斤以上的曼波魚，現在偶或捕到的，都是二百幾公斤以下。



午間我們來到一處吃野菜火窩的地方用餐，每人自己一窩，有海鮮及肉類供選擇，還有一個素的蓮花火窩，人謂「牛嚼牡丹」，是說人唔識好嘢而浪費。現在「人嚼蓮花」，成朵美麗的蓮花放在熱水中灼熟，加些豉油及沾些 Wasabi，然後放入嘴裡，我的感覺就有點好像污藐了這朵蓮花。



野菜可以任吃，所謂野菜就是我們一般不常吃的蔬菜，例如新鮮的金針花，瓜類的嫩莖（本地叫龍鬚菜），少見的蓀類等等，我也上了一課植物課，例如雀巢芒（本地叫山蘇）的嫩葉可以吃的，家中現有三盆，以前有位朋友送我一盆植物，說是人參，非也，這植物俗稱「假人參」，但嫩葉可以食用，家中現有兩盆，另外番薯葉也有幾種，有一種是全紅色的，我家也有種番薯，見了這些後，計劃將前園部份改為野菜園，可省下一些買菜錢。

有位團友問我：這些「野菜」現在都是農夫種出來，何「野」之有？

我答道：現代人衣食豐足，嘴尖了，普通的食材不能夠滿足一些人的要求，除了山珍海錯外，雞就要吃山雞，豬就要吃土豬，菜就是要吃野菜，以表現他們的品味與身份的不同。

我再說：現在如果在大陸食嘢，分分鐘吃到老鼠肉（都唔知），但保證牠們一定是野生的。

團友又問：吃了這個 XX 有甚麼好處？

我說：現代人有了錢又想長命享，補藥祕方大行其道，你問人食了 XX 有甚麼好？賣嘢俾你的人就會說：XX 有甚麼甚麼的好，總言之不離有病治病，無病防病……。其實你幫他買 XX 就係最好。此風一長，搞到我大中華民族，習慣性地乜嘢都吹大 D 來講，結果成為一個喜歡說大話及聽大話的民族……。

團友聽了沒趣，以後都不再問我問題。



(11)

(註：前一篇末段，自覺當時反應太過激烈，現向該團友說聲「對不起，請原諒」。))



這三晚我們住在台東娜路彎大飯店，算是台東最大最好的了，這幾天的活動也很頻密，入山的有瓦拉米步道，出海的有東海岸國家風景區，團裏有幾個壞孩子，包括我在內，自以為係「行得」之人，其實都係「老生聊發少年狂」，小陳叫我們唔好行咁快，未講完我們就人

影都唔見晒，叫我們去到那裡便算，我們就一定行多一兩個山頭都唔止，例如去到一處海邊，在潮退時可以行去前面的幾個小島，小陳帶我們到了第一個島就算，我們就越行越遠，重越行越高。

記得中學時搞過一次大浪西灣的旅行，當時掛三號風球，電話又沒有現在的方便，於是去彩虹村巴士站通知他們，點知去到唔單止人人齊晒，重話這是百年不遇的機會，於是我被「脅持」同往，街車司機去到一處叫「吹風口」的地方，說風太大唔肯再去，我們便落車沿著車路再向前行，有些地方真係好大風，我們要手拖手沿著山邊的石壁前行，真係唔識死，雖然係刺激。

今次又有差不多的體驗，最遠的島上有個燈塔，我們便沿著一條樓梯行上去，那裏風勢很大，好似香港八號風球咁，我們都要緊握欄杆或扶手前行，上有大風，下有勁浪，好唔好玩你自己想下喇。



另外一些斯文的活動就是去一處叫七星潭的漁村，在黃昏時看漁場作業，那天他們的漁獲不多，祇有一條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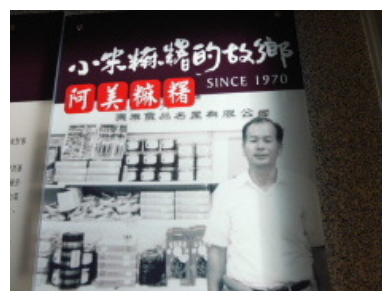
魚及一些馬鮫魚。有一次我們去了另一個近海小鎮，目的是看看一些海蝕的岩石及自然生態。那裡剛巧舉行飛魚節，飛魚的外貌似常見的烏頭魚，不過兩條側鰭特別發達，與魚身差不多同長，這些魚可以從水中跳出，滑翔飛行十幾公尺，不過有一種叫斧頭鬼的魚，就專等那些飛魚剛從空中下水時，將飛魚咬著吞吃，但這種魚又是旗魚的食糧，這樣就是海洋版「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飛魚節中，這三類

魚都展覽出來，我們在那裏吃了海膽，NT\$100 一只，便宜但真是吃入口的不多。團友說加拿大的海膽更加肥美好吃。

講到食這方面，台東真是魚米之鄉，那裏有很多稻田，綠油油的一片又一片。小陳說以前是一年三造的，爲了不使農地透支，現在是一年兩造，這裡的米很出名，更遠銷日本，連我們的司機都在那裏買了包「關山米」。在我們的酒店裏，早餐也有標明用「關山米」煲的清粥供應。

此外我們又吃過「原住民」的特色餐，由以前稱那些爲「土著」，跟著爲「山胞」，現在叫「原住民」，也反映了台灣本地文化的改變。那些特色餐都是野菜及山豬肉。那些山豬肉吃起來就如同廣東人吃的臘肉。

我們亦去過一間造麻薯的工廠。麻薯其實與糯米糍差不多，那廠很大，產品多元化，老闆自稱卅年前拿著 NT\$2000 起家，是現代企業家的典範。在那麻薯店內，各類產品都有試吃，我吃完一輪都可以省去下一餐，團友則大包細包的買回車上。



(12)

來台東其實最主要是行瓦拉米步道，這條步道其實是日治時期修建的古道，亦是玉山東面登山口之一，不過如果從這裏登玉山，要行數天，且山路崎嶇險峻，不是一般登山人仕所能做到。我們行的是前一段，計劃一天來回。

行山前一天，我們到南安遊客中心辦理登山手續，填了一份表格，然後看了一套有關該區生態及原住民的短片，那份表格蓋了幾個紅印，便是我們的登山証。那裏的職員還告訴我們，入山時要帶備護照，以便核對身份。

在該中心內，有一個大牌註明該區常有黑熊，虎頭蜂，百步蛇等出沒，請遊客隨時提高警覺，注意自身安全。另外一個大牌則是教導遊客，當遇到黑熊時怎辦：

第一，遇到黑熊，而熊未發現你，宜保持安靜，儘速以反方向離開。

第二，遇到黑熊，熊又見到你，保持鎮定，慢慢轉身，然後逃離現場，絕不能驚擾牠。

第三，遇到黑熊，不要詐死，那些都是虛擬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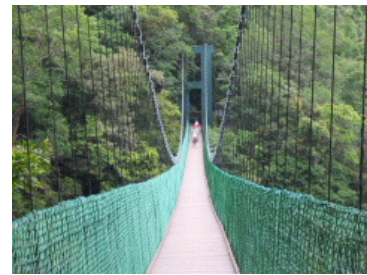
第四，遇到黑熊，不要爬樹逃生，因為黑熊是爬樹高手。

第五，遇到黑熊，無路逃生，便要同牠搏過，或許牠會知難而退。

小陳補充說，遇到黑熊，不要向上坡逃，因為熊的前腳短後腳長，亦是爬山能手，逃走的方向應該是下方斜行，因為熊向下方跑，很易失控直滾。小陳再補充說，如果遇到黑熊 BB，唔好以為牠們 cute 好玩，應該盡速逃離現場，因為很多時母熊就在附近，為保護牠的 BB，牠會更兇惡。

行山前一天，我們已做好準備，還記得因為要在山中午餐，我們的旅遊車在市內一間麵包店停下，團員蜂湧入內，一會兒便將該店的麵包買光，那店主收銀也收唔切，唔知那天發生了甚麼事。

行山當日，天朗氣清，我們從瓦拉米步道口出發，分 A 組及 B 組，A 組由 Peter Look 領隊，以黃麻(地名)為總站，單程 9.5 公里，B 組由小陳率領，終站為佳心(地名)，單程為 4.5 公里。我當然是屬於 A 組(共 13 人)，我們行了 1.5 公里，通過山風第一號吊橋，便見山風瀑布，不過水量不大，台灣



行山最有趣的是行吊橋，那些吊橋應該叫鐵索懸橋，因為山與山之間兩面都是用鐵索連著，腳踏的是木板，天祥的吊橋就結實得多，因為兩面的橋座是用鋼根水泥做的，而這裡的便較為簡陋，行過之時搖搖下，每度橋都寫明不可超過多少人，我們行過的有標明最多二十個人，亦有一些同一時間內，祇

可容納四個人通過，一會兒我們便過了山風第二號吊橋，跟著沿途都是密林，間中也遇到一些警告牌，如小心毒蜂，小心毒蛇，小心黑熊，可真嚇人。

出乎我的意料外，這段路雖然長，但較平坦，很快我們便到了佳心。行山活動其實可粗分三種，第一種是我們現在這種以步行方式的行山，快慢不是重點，而是一路行一路欣賞周圍景色。第二種是近年興起的跑山，如香港的「毅行者」，四人一組跑 100 公里的麥理浩徑，日以繼夜，跑足四十至五十多小時，背著的是輕便的背囊水袋，當然途中有食物補充。其實這是馬拉松跑步的變種，由大馬路跑轉為小山路跑，我個人不贊成這種運動，因為在山中夜跑很危險，而且極度破壞自然環境。

第三種是登山，即是行山行到山頂，年青時行過鳳凰山，八仙嶺及南蛇尖等香港高山幾次，以為自己好叻，但一山還有一山高，出來看看原來還有許多高山，可惜超過 4000 公尺的高山，自己知道已經無緣，但在 base-camp 望上那些山尖，也是一種很大的滿足。

從佳心出發，經過一個紀念碑(是有關日治時期日本警察與原住民衝突的地方)便到達黃麻，我們就在黃麻吃午餐。根據原先的行程安排，吃完午餐便要折回，我們這幾個壞孩子卻對這段路程心有不甘，因為對我們來說實在太容易了，看見時間尚早，我們幾個便自動升級為 A+ 組，繼續前行，行得幾多得幾多，總言之在下午三點半前返回到出發點。於是我們向前行，不，應該是向前跑，我們又過了黃麻第一號吊橋及第二號吊橋，這些吊橋更加簡陋，一個人經過都已經搖擺不定，有些腳踏木板也已損壞，我們都小心翼翼，兩手緊握著鐵索而行，因為掉了下去，就是深谷，死定了。

本來我們想去到瓦拉米山屋(日治時期日警駐守的地方，現在是行山者的中途住宿點)因為時間限制，過了黃麻第二號吊橋，再行了一段便折回。回程途中也是跑的。

不久便追上了 Peter Look 的 A 組。由於有些組員要去洗手間等等。我是呆著地等。

Peter Look 說：「都係一條路，你可以先行。」

我說：「不行，倘若遇到黑熊怎辦？」

Peter Look 笑道：「如果你遇上了，便應該買六合彩。」

於是我便自己一人先行，行行行，行了很久都不見前方的團友，這條路我走過，且沒有分歧路，我便加快步伐，突然間，在左下方的叢林中，沙沙作響，我定一定神，肯定是有一隻動物在那裡移動，我那刻心中發毛，也不理甚麼，急步的向前方跑去，跑呀，跑呀，冷汗流完到熱汗流，過了一會，才見到前方的團友，跟著上回旅遊車，心才定了下來，不過沒有和團友說起，怕他們笑。



(13)

前兩次來台灣，團友都有親屬居住在這裡，雖然我們都祇是他們親屬的朋友，也都受到很熱情的招待，這些經歷使我覺得台灣人，民風敦厚，人情味濃，沒有香港人的「勢利」；還記得有一次與同房在街上逛，看見一個生果檔在開箱，那是泰國來的榴槤，我和同房都愛吃榴槤，於是上前問價，不貴，約 NT\$100 一台斤(約 600gm)，一個中型的要 NT\$300 多，抵食，於是買了個並叫檔主剖開，檔主卻很遲疑，說道：「這些榴槤要放兩三天才好吃」，不肯替我們剖開。我們祇好說：「我們改天才來買吧」。這真不可思議，在其他地方，最重要的是賣左俾你兼收埋你錢，其他的關人，與團友談起，他們都不以為意，反而說飯店及旅遊車會因榴連的特殊氣味，而拒絕我們入內或上車，再講落去，我說我吃了才上旅遊車吧，他們都說唔好，OK，唔食就唔食，這就是集體主義。

小陳介紹我們在飯店洗衣，NT\$100 一袋，這真省卻了我的許多麻煩，因為來台已有十天，帶來的衣服都著過一次以上，內衣褲雖然有洗，但在酒店內很難涼乾，有些內衣褲底面已各穿一次，本來一個袋可以塞滿我要洗的衣物，不過 NT\$100 實在太平，結果我都是分開兩袋，不要佔人家太多便宜。他們的服務真是好，晚上八時前交去，翌日八時前便全部洗好乾好摺好送回飯店。



這一天我們將離開台東，早上在酒店吃早餐，見到許多雄抖抖的男女健兒，打聽之下，原來是台東舉辦鐵人三項賽，即跑步，游泳及踏單車，而我們住的飯店是這項比賽的註冊點，看見他們的體形，運動服裝及名貴的專業比賽單車，真是使我羨慕，想想如果有機會跑次馬拉松多好，不可以的，跑個半馬(即 20 公里)也是好的。

在台東，離開前我們還到訪了一處叫慈濟佛教中心的地方。這地方也很特別，是 50 多年前由幾位比丘尼始建，她們自耕自作一些手工業，由一間小庵堂開始，擴建又擴建，才能達到現在的規模。我們參觀的是他們的工作坊，看了他們的發展歷史，外面還有許多農田是她們耕種的。有一點特別提一提，佛家提出十戒，她們另加兩戒，就是不參予遊行示威，不參予政治活動。

有團友問她們的大雄寶殿，她們說在維修中，不便參觀，我相信都是婉卻的托辭，事實上我們又不是佛教徒，人家的大雄寶殿是莊嚴的靜修地方，我就不願意去騷擾了。這點與其他廟宇，特別是國內的不

同，年前去過西安及成都，那裡的寺院就越起越宏偉，但與靜修無關，是為吸引遊客的，佛像就越做越多越大，我想如果真心要積功德，不如將那些心力，建多一些堅固的民居，廉租或廉售予有需要的人，慈濟在台東建造及經營一座很有規模的醫院，她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旅遊車離開台東，要到台灣的南端墾丁，我在想：台東這地方真好，吃有新鮮海魚、野菜、關山米，洗衣服又便宜，生活消費低，居民又誠懇有禮，是一處退休後值得停留的好地方。隨後我們到了一處北迴歸線的觀光點，還有一處叫「水向上流」的地方。所謂水向上流，是有一條灌溉用的排水溝，直覺上真是水向上方流，角度是微微上斜，團友中有許多是念物理的、念工程的、念地理的，各自提出他們的論點及論據，不過就沒有官方的正式的答案，但有嘢講大家便開心，很快我們便從台灣的東面，轉到了台灣的西面。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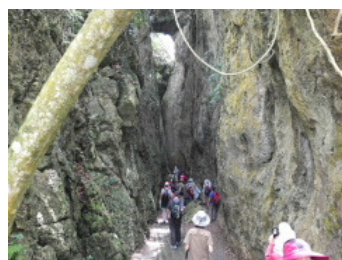
小陳又說，我帶台灣環島團這麼久，很少會在墾丁過夜，何況是三晚這麼多。這也是事實，一般的環島團都是停花蓮或台東，再往墾丁公園及南端海岸看看，同日便打道到高雄或台南過夜。

從台東往墾丁，不是沿著東面的海岸線走，而是轉入內陸，到達西岸時才沿海邊南下。這段路也很別緻，開始時見到一片片的番鬼荔枝(本地人叫悉迦)果園，後來又是一片片的金針花菜田，金針花當時開得滿園皆是，頗為好看。當旅遊車到了西面，卻是一片片的香蕉園及鳳梨園，可見在不同的地區，農民就因不同的氣候及土壤，種植不同的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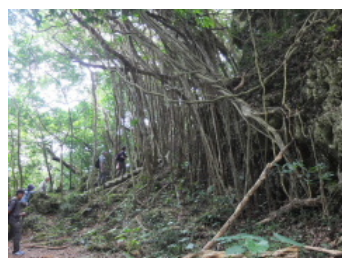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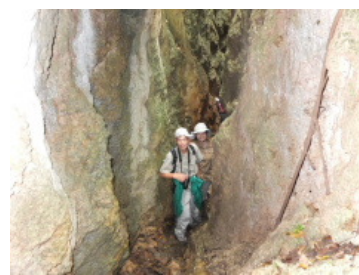
午餐時小陳帶我們到一處叫「小杜飽子」的地方，他說這店極負盛名，由開舖到關舖，永遠都有一條長長的人龍。到達這飽子店時，真係有條人龍在買飽，小陳說我們好彩，今天的是條小龍。他建議我們吃這店最出名的大肉飽(即豬肉飽，每個 NT\$40)。團友們分工合作，一會兒大肉飽便到手，大小就如香港傳統的大飽，香港的大飽頂部是開口的，這裡的是整個飽皮包著那塊肉，飽皮沒有香港的那樣厚，但更鬆軟潔白，那塊肉也不鹹不淡，夾著飽皮一起吃，很是可口，特別是熱澄澄的送到嘴裡的一刹那，感覺很好。我連吃了兩個大肉飽及一個紅豆奶油甜飽(NT\$30)，這就是個很愜意的午餐。

隨著我們便入住在墾丁的一間旅館，這旅館不大，但最優勝的地方就是座落在一條食街，除兩邊店舖食肆外，晚上更有許多推車仔，擺賣著各式各樣的台灣特色小吃。我對這些特色小吃無緣，因為習慣上不喜歡在街邊吃東西。我就很羨慕我的同房，他沒有我這些心理障礙，在街邊大吃，甚至吃魚生。有時亦很難理解自己，在店舖裡吃魚生或燒蠔，與在街邊吃的，看樣子食品質素相差不大，但價錢相差三倍以

上，而 physical distance 祇是十公尺左右。不過我仍然喜歡 fine-dining，除了吃落肚的東西，吃時的環境也很重要。



來墾丁，當然會去墾丁公園。墾丁公園內有很多海蝕地貌，其實整個台灣，都是幾千萬或幾億萬年前，從海底升上來的，故此算是行上山，也見到許多海蝕洞穴及海蝕崖脊。這裡的地質也很複雜，基本上是珊瑚礁，但又有一些石炭岩的溶洞，這就是墾丁的觀光特點。



我們到了台灣島最南端——貓頭石望海，其實都沒有甚麼可觀之處，祇是一片汪洋，但碰到陸客團湧至，我左穿右插才逃出人群。有個陸客真夠膽，拿著支五星旗仔在那裡搖搖下，這些光景，在數年前，是沒有人敢想象的。

小陳帶我們到去恆春(一個鄰近的小鎮)，講述了那裏的一些古蹟，例如清朝建造的古城牆。小陳特別介紹了電影《海角七號》在那裡的攝影現場，興奮地告訴我們那裡是郵局，那裡是男主角居住的小屋等等，不過我就無動於中，因為我未看過《海角七號》。

之後，小陳又帶我們去一處沙灘，指著說是該片男女主角相遇 kiss 的地方，我們都沒有多大反應，跟著小陳又指著一些在那裡游泳或曬太陽的女生，「bikini 呀，bikini 呀，」的叫道。我們又是沒有多大反應，若論沙灘，悉尼的又大又長又多，沙又幼白，若要睇野，到悉尼的 Coogee 及 Palm beaches，露點的都多的是，小陳真是少見多怪。



(15)

也談談台灣的飲品文化，木瓜牛奶及珍珠奶茶，都已銷聲匿跡，在街邊，最流行的是愛玉子飲料(約 NT\$30)。愛玉子其實是一種植物果實的外殼，製造出來後像涼粉一般，但呈黃色，多加青檸及蜜糖同飲。另外市面有許多新潮的飲料店舖，現在流行的是洛仙花茶，不要誤會與傳說的洛水神仙有關，純譯音 rosella 而矣。洛仙花沖水後有一種鮮紫紅色的顏色浮現，多加糖飲用。那些店舖還賣烏龍茶，甚多搭配。最高檔的飲品當然是「拿鐵」，即 latte 咖啡，在

FamilyMart 及 7-11 有售，最低要價 NT\$60，我見過有些 coffee shop 賣 NT\$120 一杯，是一碗高檔牛肉麵的價錢了。

在我們旅館外的那條夜市街也很特別，除了吃之外，因為接近沙灘，有許多店舖是賣泳衣及沙灘用品的；最特別的是有一些遊戲店。我開頭以為是麻雀館，但很多小孩子在那裡，入內一看，原來是用麻雀作橫直的 bingo 遊戲，NT\$10 便可以開始一個遊戲，中獎的可得毛公仔，不用花費多少，一家大小也玩得笑呵呵。在這條街我從未見過一個警察或小販管理隊巡員，在這條街擺檔的也很有秩序，這條街製造了許多人間歡樂，也養活了不少人。



「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與同房商量，要吃好野特別是海鮮不能跟大隊，因為人多意見多，講得來鮮魚都已變成鹹魚。於是我倆自行探路搵食，最後在一個後巷找到一間小店，那裡祇有三張大檯及數張小檯，前晚經過時高朋滿座，有一條金打的定律就是：如果本地人來吃，排隊都要吃，那就一定好吃。這小店還標明自己有漁船出海捕魚，保證漁獲日日新鮮。

因為台灣人很早吃晚飯，這一晚六時便來，在店前一個冰箱中，我們選了一條從未見過的新鮮海魚（NT\$300）。現代人成日話要吃游水魚，此言差矣，游水魚多數是養魚，未出運前一定會同佢沖個孔雀石綠的澡（as trade practice），以殺菌消毒，雖然係 part per million，魚的皮膚就吸唔少，我地就會吃唔少。雖然專家話你餐餐吃游水養魚，才會有問題，我都係少吃為佳，游水海魚成本很高，且那些魚被捉回來時三魂唔見左七魄，這種失魂魚，算是游水魚，其食味都大減。所以如果保鮮得法，保鮮時間短，就係新鮮的好魚。我對店主說用薑用蔥蒸那條魚，另外我們點了灼蝦，蚵仔豆腐及鳳梨苦瓜雞湯。

灼蝦先到，那些蝦是新鮮的，咬落去那些爽甜的肉質便知道。蚵仔豆腐也很突出，蚵仔（即蠔）雖然叫「仔」但頗大隻且多，最重要的是火候控制好，過了火，蚵仔會縮水變板，豆腐會變老。這個菜蚵仔及豆腐都滑。

跟著來的是魚，慘！條魚俾人煎咗。不知是否我的國語不靈使店主聽錯，或是本地人吃魚的習慣就是煎，但已做了出來，也就沒有辦法，魚還是蓋滿薑蔥，這點沒錯。一吃之下，都唔差，新鮮魚就係新鮮魚，雖然係煎，不是香港人的做法，還是很好吃。

最後來的是湯，係好事，証明係你落單他們才做。鳳梨苦瓜湯我倆都從未吃過，苦瓜是白玉苦瓜，較正式的苦瓜苦味略遜，而台灣產的鳳梨就是清甜，加埋一些去了皮的雞件同煲，這個湯就是有苦中有甘，甘中有苦的自然味。埋單 NT\$1200，每人 NT\$600，即 A\$20，邊度搵。



(16)

邊度搵？現代的電子技術真厲害，有團友 download 了《海角七號》電影給我們在往阿里山途中欣賞，《海角七號》當年在台灣首影，打破台灣歷來本土電影的最高票房紀錄。

我看了這電影，卻有另一種感受。《海角七號》是沿著上中下三線發展的，上線是講日治時代，一個日本男子，到台灣教書，邂逅了一個台灣少女並相戀，但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是戰敗國，男子要返回日本，少女則留在台灣，那男子回國途中，寫了七封信給這位少女，但沒有寄出，後來那男子離世，他的家人將信寄出，因為那少女已搬了家，收不到那些信，當那少女收到這些信時，她時年已邁。

下線是講一個不願意做郵差的郵差，就是這個郵差偷讀了那些找不到收信人的信件，所以恆春那郵局在劇情上那麼重要。另外這條線是講父與子之愛與望的矛盾，(男主角與其繼父村長，郵差父子)，做父親的希望兒子留在恆春發展，繼成父業，有所作為，做兒子的又另有嚮往。

中線是講男女主角的交往，男女主角當然是靚仔靚女，劇情方面當然會加上一些煽情及搞笑的場面，我覺得這線最弱，有些情節，過於做作，不合情理。

全套電影感人之處在於上下線，劇情很地道，有真實感，是很台灣人的。上線展示一個大時代裡的小人物，雖然是純真的愛情，卻在一個沒有得選擇的情況下，選擇分離，這線滲透著一種無奈及無助的苦悶。

下線是講兩代人的情意結，時代是急速改變，做父親的希望兒子向 A 方面走，但兒子的志願是走向 B 方面，做父親的不想壓迫兒子走向 A，祇得從不同的途徑帶引，做兒子的努力地向 B 發展，但又不想太傷害父親的心。

有朋友讀完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對我說：「原來以前的人是這樣悲慘的，我們真是幸福(幸運?)」《大江大海》是片段式報告文學，將一些小故事串連在一起，它所展示的，就如同《海角七號》的上線情節，在大時代中，小人物的遭遇是悲慘的，就像洪濤中的一隻小艇，沖到那裏便要到那裡，甚至做甚麼事，都不會是個人的意願。

這也使我想起小陳，他是一個真真實實的地道台灣人，作為一個導遊，對於政治，宗教及種族(民族)，都盡量避而不談，算是要講，都祇會說事實(fact)，而不會說出自己的意見(opinion)。經過這十數天與我們的接觸，知道我們都不是「硬繃繃的亞毛」，有時又流露了一些心底裡的話，他說自古以來台灣島就是中國的一部份，太遠的不說了，由明朝說起，因為中央政府要面對及處理許多中原的問題，

台灣基本上是處於沒有人理的情況，後來西班牙人來了，跟著的是荷蘭人，跟著是鄭成功，跟著是清廷官員，跟著是日本人(馬關條約)，跟著是國民政府(二次戰後)，跟著的國民黨(49年)，在這幾百年的台灣近代史中，在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台灣修鐵路，辦學校，為台灣人帶來文明，所以台灣人對日本人反感不大；蔣經國推行十大建設，使台灣經濟起飛，台灣人都擁戴他。但這幾百年的歷史，全都是外來人控制台灣人的命運，每個台灣人都問：昨日如此，今日如此，將來又怎樣？

《大江大海》祇說了上一代人是這樣的，至於現代的人(我們這一代)又怎樣？將來又怎樣？《大江大海》沒有提及，甚至連提示也沒有。反而這些問題，在《海角七號》的下線中間接探討。兩代人的經歷不同，取向自然有異，但處理問題，台灣人是感性的，雖然時代的巨輪永遠在轉，小人物仍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每天為生計而奔波。

《海角七號》為甚麼在港台那麼受歡迎，並非那些歌曲好聽，更不是男女主角相愛大團圓結局，而是因為它具備了一種意識，吻合現代人對以往的傷痛，及對將來的一點訴求。這種意識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中沒有直接的寫出來，但也應該是小陳的希望：

愛黨愛國由你愛
要錢要威(或權)任你要
不過，可否留一個空間
讓我們安穩安靜的生活下去。



(17)

旅遊車離開墾丁，有團友說要 encore 「小杜飽子」，全車讚成。但車到店時，知道十時才開始賣飽，我見門口的牌子，明明是寫八點鐘開始營業的，小陳說：我們有時間，於是我們都說：「好吧，要吃好嘢，等就等。」

在這空閒時間，我又周圍行下，鄰近其實亦有一間飽子店，真係同店唔同命，所賣的飽，種類差不多，價錢亦相若，但是門堪羅雀，有現成飽賣也沒有人幫襯。

我轉入後街，行行下，又見到一間「小杜飽子」，原來這間是舊店，生意好，於是從後街擴展到前街。進入這舊店看看，卻發現十多二十個女工正在做飽，這裡原來就是工場，搓粉的搓粉，入餡的入餡，忙個不停，我當時看得入神，忽然後面有人叫我：「先生，你買飽呀？」我說：「是的。」於是那女工帶我行過一些窄巷，從正鋪的收銀處後面行翻出來。

這時我就明白為甚麼要等到十點鐘才賣飽，因為十點鐘首批飽才做好，才有飽賣。那些飽皮飽餡都是新鮮做的，流程就是：即搓粉，即

撈餡，即包飽，即蒸好，即售賣，我們就即刻放入嘴裡，這就是好食的原因。如果我妻子同來，我一定會叫她在這裡打工學做飽，做飽的工序他們會教，我欠缺的就是飽皮和飽餡的成份。不過這不是問題，叫妻子臥底偷一些半製成品回來，然後作化驗研究，現代科技可以詳細分析內裡的成份及比例。咁我就在悉尼開番間「小林飽子」店，start my second career，妻子今次沒同來，可惜可惜。

吃過小杜飽子，車又再行，小陳帶我們去吃生果，旅遊車在一個生果店停下，有許多生果試食，例如芒果喇、蓮霧喇、木瓜等喇都當造，吃完之後團友買了一些生果及果乾作手信。團友剛上車，店主再來一個大折扣，團友又蜂湧下車掃貨，買買買，真係賓主共歡，共同推進經濟發展。不過我就守身如玉，話左唔買就唔買。有團友說：「你旅行唔買嘢，都唔似去旅行的。」我說我家習慣祇吃三餐，不吃零食。

有團友說：「你應該買些禮物，送給妻子。」我說我和妻子的喜好很不同，旅遊時買嘢給她，倘她不合用，又不可替換，重麻煩，故干趣不買。

小陳又帶我們到一間叫「十碗麵」的地方吃午飯，小陳說這間店很旺很出名，自謂一天賣十碗麵就夠皮，小陳要打幾次電話訂檯。我們到那店時，發覺是住家式，上居下舖，「十碗麵」應該叫「十位麵」，因為地方細，最多同時祇可招待十個人。後來我們到了旁邊的車房位置坐下來，相信是生意好，這裡是剛擴建或改裝的。這店也是賣牛肉麵，我當然點了，吃過後，都係一般級數，名過其實，這裡還標明是用澳洲牛肉，或許這會使我們這團人自我陶醉一番。不過，話一日賣十碗麵就掂，我就唔會信，除非他們兼賣白粉。



吃完麵後我和同房行了出來往鄰街走，看見一間賣魯肉飯及甜品的店舖。我們點了一個甜品，碗底放了紅豆，上面是一堆刨冰，再上面淋了一些糖漿，賣相幾好，女店主還教我們要沿邊吃起，也很有趣。不過這個店的招牌很「寸」，有個字我都唔識，團友 Shan 姊(中文系)說是燒火「寸」(音)個「爨」字。

(註：Shan 姊後來再來文解說是 - 爨：音寸，燒火做飯 [cook] 又如：爨人(爨夫·廚師)；爨室(廚房)；爨婦(執炊的女人)。燒；燒煮[burn]爨，炊也。《廣雅》取其進火謂之爨，取其氣上謂之炊。)

那個招牌大意是說：我董嫂(女店主)現在入廚賣嘢，就像當年卓文君一樣。

卓文君是中國古代才女，為追求自由戀愛而與人私奔，後賣酒為活，成為千古佳話。不過董嫂生於當世，戀愛婚姻都係自由，有法律保障，已沒有要私奔這回事，她的招牌這樣寫法，真係作大。

來到台南(台灣島的西面)，就感覺到台灣東面的人與西面的人有很大分別，以上兩例就明顯反映出西面的人，喜歡利用嘍頭，製造風頭賺錢。



(18)

來台灣旅遊，去阿里山差不多是指定項目，今次來阿里山，是第三次了。記得上一次(1983)來時，是行上來的，當時我在觀塘牛頭角政務處做 E0，成立了一個義工組織叫東牛青年組，我有個助手是在台灣的大學畢業，並且曾在台灣服過兵役，於是我搞了個台灣團，由他當導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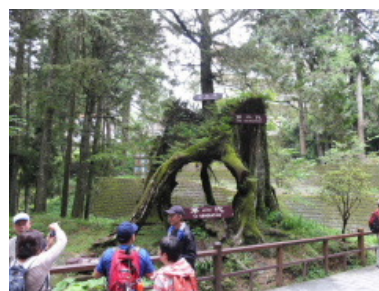
還記得當年我們在台中火車站寄存了大件的行李，背囊祇帶了兩天用衣物，乘車到溪頭，便一路行上阿里山，最記得的是有一處叫「英雄坡」的地方，全程斜上，那時我們都係廿幾歲咋，都行到死下死下，不過那次旅遊真係開心。

上次住的是小旅館，今次入住的是阿里山賓館，以前是招待元首級人物的。這是我這世仔住得最豪華的房間，那張床大到可以容納我一家四口同睡，雖然床是大了，這晚我都是在床的一角睡。

觀日出是遊阿里山的一項熱門活動，不過我就沒有多大興趣，原因是前兩次到阿里山都有看日出，且我已經被訓練為一個 7-11 的人，即是上午七時起床，晚上十一時睡覺，睡少或睡多了，整天都會精神恍惚，渾身不舒服。(註：遲些會介紹大家一個不用花錢，又可以舒舒服服看日出的方法。)



不看日出，到阿里山也要看「神木」。神木者，就是年紀逾千年的古樹，阿里山有許多原始森林，盛產紅檜



(Taiwanese Red Cypress)，日本人在阿里山建了許多鐵路，為的就是運輸這些木材下山，高而直的紅檜都砍下運走，餘下的是下端開差的「劣」樹，卻免於難，這又証明了莊子所說的「無用之為用」的哲學。

阿里山有許多紅檜都有幾百年的年歲，甚至有一些是過千年的，這些樹現在都受到很好的保護，看見這些千年古樹，就感覺到相對地，人生就較短暫。另一方面看著這些千年古樹，一絲情懷油然而生，因為它們陪伴著我們中華民族的發展。

在這個紅檜樹林的觀光點，所有的步道梯級及扶手都是用紅檜木做的，心裡想道：這真是浪費啊，因為這些木建築在空曠的戶外，日曬雨淋，最多祇可以使用十年，那些紅檜木應該拿來做家私，建屋或室內的裝修設計。

另外在這個紅檜樹林觀光區，種植了一些新樹，細看之下，是櫻花樹。近年來觀賞櫻花成風，許多觀光點都遍植櫻花以吸引遊客，這樣發展下去，真是「千樹一面」。其實阿里山地區，亦適合種植梅花及山茶花等，而且這些花的花期較長，管理容易，可惜這些植物的自然觀賞價值，都給甚麼「商業第一，遊客第一」等口號，蓋過了。



(19)



看完神木，我們到了今晚的住所——「東埔山莊」稍停，然後又去看「鐵木」。這株鐵木，特點就是夠大，我們先到塔塔加旅客中心，然後沿著一條步道而上，行了約半小時，便見到那鐵木。那鐵木真係高大威猛，樹的主幹要十個人以上手拖手才合攏起來；樹冠則亭亭如蓋，伸展幾十公尺，周圍都沒有其他雜樹近生，可謂霸道。好了，今天就見了一些最長壽及最巨大的樹王。

這株鐵木附近有一個牌寫著距離「玉山登山口」祇有 1.2 公里，得到領隊 Peter Look 的同意，我便向玉山登山口進發。其實都是條車路，不知怎樣，1.2 公里並不是很長的距離，但好像行極都行不到。心中正在猶疑之際，見到同房行來，這又增加了信心，於是一齊再向登山口進發，途中還看到帝雉，是這裡一種罕有及受保護的鳥類。行了好一會，我們終於到達了玉山的登山口。登山口有一塊很大的石頭，上書「玉山登山口」，側面有一個牌寫了入山的守則，當然包括需要入山証。登山口就是一條步道，婉延而上，在視線的範圍內，那條步道就是伸展到雲端，即是說，如果我們沿著這條步道走，我們就會行入雲中，在這十多天的旅行中，雲海就見得多，行入雲中就未試過。



其實今次玉山登山之旅泡了湯，是壞事亦是好事，如果成行，是昨天由這裡為起點，行五至六個小時到 base camp 「排雲山莊」過夜，翌日三點起床，再行三個多小時到玉山之巔觀日出，之後依來程返家。昨天這裡下大雨，係唔係小嘢的大雨，路濕地滑，起步更要小心，雨中行，我們到「排雲山莊」最少要七至八個小時，極不易挨，況且我的 rain-gear 不夠，在全身濕透的情形下山中行，自己也懷疑自己是否有這種能耐。玉山差不多四千公尺高，本來就不是兒戲，加上濕雨天全年達 140 天，對我這個慣在寫字檯工作的人，真是一個很

大的考驗。不過來過這次，知道自己的 rain-gear 設備不足，知道自己沒有在滂沱大雨中行山的心理準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與同房站在玉山入口處良久，眺望雲端，回首亦知道自己已經步出自己的壯年期，下次不知何時，再有機會來探望這個玉山登山口，自己更不知道那時，還有沒有那種勇氣及能耐，能登上玉山之巔了。

回到東埔山莊，其實這裡是攀登玉山的第一個 base camp，海拔 2500m，登山者在這裡集合，過第一晚夜，明早到登山口，開始他們的攀登玉山之旅。

這個東埔山莊祇住了一個大嬸，其他的都是過客，她就是一個人招呼我們全團的晚餐及早餐。團友之中有一位叫大陳的，他說自己是客家人，客家人就是一群人由於種種原因，離開原居的中原地帶，他們到了異地(例如廣東)，好的土地已給原住民佔了，他們祇有在山區野地中求生活，大陳說兒時在廣東他家，常吃一種野生的艾菜，他發覺東埔山莊周圍，都生滿了這種艾菜，他採摘了一些給我們加餸。東埔山莊大嬸真能幹，一個人搞掂我們三圍檯的晚餐不止，還將大陳摘下來的艾菜加雞蛋及一些肉碎炒好，給我們嘗試。那艾菜入口有一點苦澀味，但再咬下去，那種苦澀的味覺便沒有了，這艾菜未必可口，但對那些離鄉別井的貧苦人，有一些不用錢買而可以果腹的，就有一定的價值及情誼。對於我們現在這些移民來說，或許可以叫做「另類客家人」，我們何嘗不是時常寄掛著兒時或香港好吃的東西？

與昨晚的總統級套房比較，反差真是太大，東埔山莊的廁所及浴室都很 primitive，這晚我們全團人住在一個大房，睡的是入門後左右兩排兩層的碌架床，差過以前中大臨宿多多聲。開頭我提議說：男生手腳快爬上上格床方便，故男生睡上格，女生睡下格，有些女團友反對，謂怕睡姿給男生在落行時見到。我又提議說：男生睡左面，女生睡右面，又有女團友反對，說希望老公睡在身邊，最後我都係決定收聲，等他們揀完揀剩，有個被洞沒有人入住，便鑽了入去。

東埔山莊大嬸說晚上拾時後，全莊熄燈，經小陳周旋，決定一些路口，走廊及廁所，整晚都開燈。如果有人說那晚睡得好，一定是騙人的；不過我就發了一個好夢。夢裏我和妻子同遊台灣，是我駕著隻綿羊仔(即 scooter)，妻子在後面攬著我的，市鎮過市鎮地遊玩著。在台東及墾丁都見過很多台灣人是這樣旅行的，可能日有所見，夜有所夢吧！

夢是好的，可是太短。開心得醒了過來，看看手表，才差不多兩點鐘，未能再寐，於是起床出外看看。外面漆黑一片，由於有雲，一點星光也見不到。地是濕的，甚是寒冷，唯一的光源是正門頂上的燈。那盞燈本來就不很光，加上很多飛蛾及小昆蟲趨光飛撲，那光就更加微弱及飄忽了。看看地上，有很多撞死撞傷的飛蛾，一些就掙扎著想爬起來。這才明白，省電可能是東埔山莊大嬸要拾點熄燈的原因之一，或許有個更大的原因，就是憐憫蒼生。



(20)

離開東埔山莊，今天我們會到台中過夜，亦是我在這個旅行團最後的一天。明天和我一樣，有十多個團友離團，餘下的團友分 A 組及 B 組。A 組由另一位專業行山導遊帶領，並僱用一個 porter 及一個 cook，進行為期五天，極富挑戰性的聖陵線之旅；B 組由小陳續領，往武陵農場及鄰近自然生態的觀光點遊覽，五天後 A 組及 B 組再匯合，然後回台北散團。

這天我們會去一處叫「奮起湖」的地方觀光及午餐。奮起湖其實是阿里山火車的一個中轉站，小陳說奮起湖的火車便當在台灣極出名。對於火車便當，我就有一種無明的恐懼感，還記得許多年前，那時是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的年代，與國內親戚坐火車從廣州往肇慶途中，親戚買了個飯盒給我當午餐，那些飯真係難吃，不識怎樣形容，飯面有一些肥豬肉，連皮帶毛，那時人人都是吃這些，我最後都係挨了半盒。

第二次是上次 1983 年來台灣，乘火車到台中，中途在火車上買了個便當，打開一看，有一隻雞蛋及一塊鹵水五花腩，還有一大塊染了黃色的蘿蔔，我是不吃醃漬的甜酸物的，但那些黃色的酸汁卻染滿半盒飯。我問我的助手，他說以前當兵一日三餐都是吃類似這些的東西。可想而知，那時在台灣服兵役是多麼辛苦的，那次我祇是吃了那隻蛋，一些肉及少許飯。

經過這兩次經歷，唔係自己身嬌肉貴，而係火車便當這樣嘢，可免則免了。今次這麼遠來到這裡，為的就是來吃火車便當，我真是想和小陳講：「全世界最出名最好的火車便當都係火車便當，我地又唔係無錢，可唔可以搵其他 D 嘢食？」不過見到小陳這樣推薦，我想都係自己個人的問題多些，不應將自己的問題，變成小陳或整個團的問題，最多去到自己唔食罷了。

來到這間便當店，真吧閉，要預訂。午餐時間尚早，小陳又帶我們行下這個奮起湖的老街。「老街夜市」這名稱在台灣，真是氾濫成災，許多所謂老街就像兒時母親帶我去街市買魷一樣，外觀不甚整潔，重行到成腳泥濘，不過那些市集都有試食，食完又可以買土產，於是旅行團就「逢街必逛，逢市必食」，這就是一般台灣旅遊特色。

「奮起湖」並沒有湖，祇因四面環山，自稱「湖」。自從公路接通了阿里山，這個火車中轉站便失卻其效用，這裡是山區，搵食艱難，故勉人要奮發圖強，起來創業維生，起「奮起湖」這個名的人無中生有，但頗具思維。之後我們又到了一間火車博物館，參觀一些以前(包括日治期間)的火車頭。

隨後我們便回到便當店用午餐，打開個用錫做的圓形便當盒，好彩發現唔到那件黃色的蘿蔔，那盒填得滿滿，一半是餸一半是飯，有半隻鹵水蛋，一塊去骨雞扒，一塊豬扒及一些蔬菜，NT\$130 一盒，真係抵食夾大件，另送草菰筍絲湯任飲。這便當店的成功有其因素，這個便當我就全盒吃光，以前對便當的陰影，應該一掃而空。

吃完便當，店主(第二代)出來和我們拍照，這是近年來很流行的宣傳手法，和他拍照後，我們必會將這些旅行照片給親戚朋友觀看，甚至上網，這樣便間接地，但極有實效地替他們宣傳。可惜他是穿和服的，我想堂堂中國人，為甚麼要扮日本仔？不過再想一下，中國的所謂國服，女生的穿旗袍，拿著一把折扇或油紙傘，就是千嬌百媚，無得頂。但是男生(如那店主)，穿著長衫馬褂，重戴頂卜帽添，我就真係頂唔順，不過這是題外話，不談了。



(21)

吃完火車便當，我們的旅遊車又到了一處與小陳相熟的茶葉店。在阿里山，凍頂烏龍茶是最出名的，純茶飲略可分三種，第一種為綠花(或叫青茶)，產江南一帶，如龍井，是未經過發酵的，茶葉摘下來便炒乾。第二種為紅茶(或稱黑茶)，產雲南及貴州，如普洱，是讓其持續發酵的。綠茶的保存期最多兩年，故此飲綠茶的人喜歡試新茶。紅茶就不同，越久越好，近年有些人炒作，將一些遠年普洱當黃金咁賣。第三種是半發酵茶，即是茶葉摘下來便讓其自然發酵，一段時間後才將茶葉加熱炒乾，至於多久才停止茶葉發酵，那就是茶商的商業祕密了。半發酵茶源自福建鐵觀音茶系，台灣的烏龍茶與其同系。

店主熱情地招待我們飲茶試茶，我不是茶客，怎樣好飲我不識形容了。那店主很客氣，還帶我們去參觀他的茶園及製茶工場。那個茶園很大，事實上這區全部山坡都是種茶的，一行行綠色的茶葉小樹，真是好看。全園都分裝了自動洒水系統，店主說，除下雨天，每天日出便洒水，製造晨霧效果。在茶園一側，卻有一個小菜園/花園/果園和一個小瓜棚，店主說是給媽媽種嘢玩的。我在那裡卻像上了一堂植物課，因為那裡有許多植物都不常見，例如寶蓮花、咖啡樹等等，我想這個媽媽真有福，有個這麼識做的孝順仔。

傍晚旅遊車到了台中的一間海鮮酒樓，當然又是又平又好吃。過了今晚便勞燕分飛，要回到悉尼，眾團友才可再見面。這晚我們特別邀請了小陳及司機一齊用餐，今次旅遊特別好玩，他們的功勞絕不可缺；特別是小陳，對我們這班壞孩子，算是很包容了。小陳也很本事，對台灣的天氣、地理、政治、經濟及社會都很理解，對我們一些無厘頭問題，都對答如流，例如我們在街邊看到一些廣告說「劈腿」，他解說是謂人一腳踏兩船，即係有外遇，那些廣告是婚姻輔導的。最重要的是他唔識就去 Google search，唔亂講嘢塞責。我特別讚賞他的是：我們一些團友(包括我在內)的哎咁國語，他都聽得明，而且有耐

性去聽。做導遊的我就俾足 100 分佢，故此我們都覺得小陳及司機超值。除旅行社指定的 tips 外，我們另外加碼，那晚真是皆大歡喜。

還有一點想講講的是這晚海鮮餐的尾菜，我也不知是餸還是飯後果，每人派一支茭白筍，這並非竹類植物，是一種在江南地區的水邊生長的禾本植物，以前在香港的南貨舖(即賣大閘蟹或金華火腿的地方)見過，可能因為遠程運輸，全身都是用濕泥包著。今次所見的不同，全支晶瑩翠綠，一看便知是極新鮮的，我們掙開葉片，然後吃內裡的白色部份，咬落清爽微甜，甚為可口，如果有機會再來這裡，一定要再嘗試。



(22)



這一天在台中，我們回台北的高鐵下午四時才開行，早上還有一段時間，我和幾位團友便去參觀台中國立美術館。這個美術館建築頗為宏偉，外面的公園也擺放了許多大型的雕塑，不過 Peter Look 不在，沒有人講解，不知作者的心意表達。參觀是免費的，入內時就覺得沒有甚麼睇頭，內裏有兩個大型展覽，一個是外國人的，是一種立體三角型的視覺藝術，

即係你由左面看，中間看，右面看，都不同，千多年前蘇東坡詩云：「橫看成嶺則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十四個字已總括其創作概念。另外一個是本地人的畫展，在入口處，看見他的學歷、師承、頭銜及經歷，成幅牆都寫唔晒，可見台灣人很著重這些嘢。入去看他的現代創作畫，謙虛一點，我就唔係幾識欣賞，藝術這樣東西，不是純學歷、師承、頭銜及經歷，便可以砌出來，給人看看你的作品，雖然亦有很多主觀成份，但眾多人的主觀加起來便是客觀，作者有幾多功夫，是有目共睹的，當然作者可以解說，謂眾人皆醉我獨醒。



很快便逛完這個美術館，用電腦的術語說：個殼(infrastructure)就夠勁，不過 D 餡(contents)就唔得。後來我上網做了個調查，原來台中地位特殊，台灣島北面是藍營的，以台北為中心，南面的是綠營的，以高雄為中心，台中在中央，便是兩營兵家必爭之地，以前打仗用刀用鎗，現代打仗是燒錢紙，就象澳洲大選時，那些 marginal

seats 一樣，為爭取選民支持(正確點說是為了選票)，兩營在台中，起完醫院起大學，醫院及大學都夠了，便起美術館及歌劇院，這個國立美術館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擠出來。不過藝術這東西，如前所說，也不是用錢紙可以燒出來的。

沒有甚麼可觀，我便出來逛街，過了美術館的停車場，見了一些高尚住宅，像香港的九龍塘，除住宅外，還有許多高級食肆。行行下，見了一間叫 Jamie 食肆，說自己的麵食絕不落味精等。這時也是午飯時間，於是入內，叫了一客牛肉麵。牛肉麵上來，看樣子，沒有老抽的顏色，先喝一口湯，幾好，再吃一口麵，不錯，咬一口牛肉，都爽口好味，估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在台灣吃了十多碗牛肉麵，這碗是最好的。



其實吃牛肉麵，湯及麵各佔 25 分，餘下的 50 分留給牛肉。湯底很重要，為甚麼第一口要飲湯，因為很多劣廚者都係「係咁二」，唔會做足功夫煲好個湯，很多時就係用味精及鹽搭夠，遇到這些情況，我都是撈了麵及肉吃，湯就留下。坊間時興甚麼刀切麵，手拉麵等自稱是即做手功麵，這種麵事實上永遠沒有機器做的好，機器做的搓粉均勻，切粉齊整。做麵與麵包不同，麵包有一定的流程作業，做麵的不同，麵做好後可以放一段時間，祇要不是雪藏貨或隔夜的，效果都是差不多，最重要的是淥麵者的功藝。我以前就吃過一些湯麵，真係冷河都唔過便盛出

來，當然以後我就不會再幫襯了。至於牛肉，以前講過，不贅了。高興之餘，自己又想，今日所吃的麵和在香港吃的牛腩麵又有甚麼分別呢？差別好像祇是在香港吃的是粵式生麵，而在這裡吃的是陽春麵，我雖然在這裡吃了一碗很好的牛肉麵，但是是個改良版，不是真正的台灣牛肉麵，想到這裡，我的心情，又從高處掉了下來。



(23)

下午我們乘高鐵往台北，台灣的高鐵成套是從日本搬來，差不多用了十年，當然沒有國內的新淨，但亦快而舒適，個多小時的車程便到台北市。

我們入住的叫「東京國際飯店」，是團友介紹的，與剛來時住的旅館比較，房又細，走廊又窄，lift 得一部，打開窗帘看到的是別人的後窗，而且距離捷運站又遠，附近還有許多色情架步，唯一的好處是附

近有許多不同形式的食肆，不過對我來說，已沒有意義，因為前天磅過，超晒重，已經是肥仔一名，要進入第一級節食狀態了。

(註：第一級節食狀態是一日三餐不吃一餐，通常是不吃晚餐，兼不吃甜食，第二級節食就是祇吃一餐，且以素食為主，第三級節食就是三餐都唔食，即係絕食，祇飲清水)。

我在台北的時間祇有今晚和明天全日，後天早上會乘八點鐘飛機到香港。原本計劃明天全日在故宮參觀，不過剛來時逛過故宮一個早上，感覺是故宮今非昔比，是否故宮的主事人，不想陸客看到太多的超級國寶，而特意將大部份超級國寶收藏起來呢？這個就不可言知了。

「老街夜市」我已經 blacklisted，但餘下的也是一個很長的 list：

- 書局街
- 美術街(國立師範大學附近) (買雲林國畫紙)
- 花博及鄰近的台北市立美術館
- 誠品書店(敦南總店)
- 錢穆故居
- 林語堂故居
- 歷史博物館及鄰近的植物園
- 光華電子商場(買手寫版)
- 鶯歌陶瓷館(在台北市外)
- 朱銘雕塑館(在台北市外)

這晚我和幾個團友去重慶南路一段的「書局街」逛逛，書局街即是許多書局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計程車去到那裡時，見到有六七間書局在營業，不過每間所賣的書都大同小異。在書店的前方位置，多擺賣中外雜誌，入內一些，就是賣中小學的教科書及「天書」。天書者，就是專教人讀書考試的書本，有些天書甚至教人考政府工及一些公營機構工作的。一 pack 天書份量不少，例如考鐵路局的有六大本，每本考一個科目，即是要考六個科目筆試，可見競爭的厲害。在一個地庫內，竟然發覺有大陸書賣，當然是簡體字的，台灣在這方面，真是開放了許多。

在一個街口見到「台灣商務印書局」的大招牌，但燈沒有開著，地下的舖卻是售賣一些便宜衣物的。提起「台灣商務印書局」就不能不提王雲五，王先生是個商人，以「印書救國」為己任，原本經營「商務印書局」，他希望出版多些好書，使多些國人有多些好書讀，咁國人就可以醒 D 叻 D，國家便有希望。王先生來台灣後，祇將書局名增上「台灣」二字，繼續出書印書，他還模仿英國當時流行的掌中書，掌中書的設計是方便讀者攜帶及閱讀，書的大小剛好適合放入男生的衣袋或女生的手包。還記得第一次(即 1976)來台灣時，買了一本「台灣商務印書局」出版的掌中書，是金耀基所寫的《從傳統到現代》(因為下學期要修讀他教的「社會組織」必修科)。現在看到「台灣商務印書局」這番光景，是否時代在變，掌中書已不合時宜？或是它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

我們乘計程車回飯店，這時剛過了十點，途經台北車站，忽見人山人海，而且大都是青年人，就像紅磡體育館個演唱會散場一樣，問問司機叔叔，這裡原來是補習學校集中地，他們是補完習回家。我想芸芸學子，由朝讀到晚，他們回到家時會是 11 點了，明早又要返學，不過這些也不是我們應該評論的，正如他們一樣，我們都祇是人群中的一個人。



(24)

這天在飯店頂樓吃早餐，服務員見我時說：Ohayōgozaimasu，當咗我是日本仔，我都係喜歡聽到：「先生你早」或「先生你好」。和幾位團友討論後，決定早上去花博公園及台北市立美術館，下午到敦南的誠品書店。

在網頁中見到 2010 年時台灣國際花卉展覽會的照片，當時是美侖美奐，多姿多采的，博覽會後原址便是現在的花博公園。見到時竟然像維多利亞公園一般，石屎建築多過樹林，花木稀少，更不用想有甚麼小橋流水，奇花異卉，有些場館更是關閉或裝修中。

後來到了一個是由台灣塑膠廠贊助的展覽館，整個展覽館是用 PET(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瓶砌成，看起來十分別緻，這館宣傳很多 recycled PET。說 recycled PET 可以製造纖維，用以製造衣服，內裡更展覽了一些用 recycled PET 做的運動衣。其實這些都是在做秀，在現代社會，固體廢物污染得最嚴重的，就是塑膠製成品，那些用完即棄的塑料瓶及餐具，焚化之會放出毒氣，堆填之要許多年才分解，且染污土壤及河流，做衣服的化學纖維有專業的生產系統，recycled PET 雖然可以做纖維做衣服，但成本很高，商業效益不大。

後來我們到了台北市立美術館，這個美術館由於歷史久遠，相對於台中的國立美術館，展品的質與量就好得多。我特別喜歡一個展覽，是介紹美術館如何處理一些送來的舊畫，他們特別在牆後掘空一個洞，使畫的背後也給人看得一清二楚，很有新意。另外有一點提一提，滿六十歲以上的人參觀這個美術館是免費的。事實上在台北市，許多公共甚至私人的文娛康樂設施，對六十歲或以上的人，不是免費就是減費，所以到自己六十歲生日，應說來一來台北享受一下這裡的福利。

下午我們到訪位於敦南的誠品書店，這間書店其實很像 Sydney 的 Kinokuniya 書屋，店內裡當然很多書，特別是美術書，那裡專設了一些座位方便人閱讀，不過僧多粥少，連樓梯，角落的地下也坐滿人，台灣人真是喜歡讀書。這幾年我已經很少買書了，包括在外地，因為以前買了許多書還未讀完，有些書讀了一次便不會再讀，送給別人也沒有人要，放在家中又佔位置，現在我多到圖書館借書看，或在書店打書釘。事實上有幾本講手繪速描 (freehand sketch) 的工具書是想買的，不過拿了上手一會，結果都是放回原處。

在誠品看書的人多，買書的人不多，而樓下的食肆卻生意興隆，時近午飯時間，我便在那裡的食肆逛逛，發覺最好生意的是一間素食店。台灣人的飲食走兩極化，雖然有些人大魚大肉，但亦有很多人喜歡吃素，因此素食是一個大市場，做素的廚房功藝就較香港為高。有一點是相對於香港素食的，台灣的素菜很少稱甚麼「素雞」，「素鵝」及「素魚」的，我就讀成台灣人的說法，吃素便吃素，要那個仿葷名稱幹甚麼！

這間素食館還有一個特色，是自助餐形式，自己拿隻碟去選菜，選完之後，將那碟在磅稱一稱，按重收錢。我選完之後去稱，發覺實在太平，於是加叫一碗最貴的雜蔬羹(NT\$30)。

這間素食店唯一未能盡善的地方是餐具，除碟外全都是用完即棄的，那竹筷是 recycled，(即已一分為二者)，其實那些 recycled 竹筷，雖然是消毒過，但那些用來消毒的東西，其實就是更毒的毒物，那些毒物滲入竹筷內很難消除，如果該店推行一個自帶餐具優惠計劃，如凡自帶餐具者九折或送湯送飯，這樣做的話，就更加功德無量，阿彌陀佛了。



(25)

在誠品溜漣了一個下午，因為團友對電子用品興趣不大，我便自己一個人去光華電子商場。在地圖上看，光華商場距離敦南都係幾隻手指位，於是便大步行去，行行下迷了途，問問路人，路人指著應向那方走，說路程有兩公里，要半小時，說我可以乘公車。我多謝了他但繼續前行，心裡想：今次遊台灣是要行山的，行山行唔夠，行街補番數。

於是便依所指方向前行，見了一間祇賣牛肉麵的店舖，外面排了人龍，內裡坐滿人，店主則在舖前用一個平鍋炆牛肉，如前所述的定律：倘若本地人都食，排隊都要食，那一定係好食。想想今天是在台北最後的一天，不知何日君再來，肥就肥喇，於是學人排隊，吃的當然是牛肉麵。送來的牛肉麵外觀並無特別，喝一口湯及再吃一口麵都很平常，吃那些牛肉時卻有不同，因為那些牛肉是肉連筋一起的，要咬許多口才可以吞下，這種牛肉便是很有「趙頭」，頗有特色，很難說這是很好的牛肉麵，但這碗牛肉麵肯定是很地道的。



吃完麵又向前行，無端端下大雨，大到擔著把遮都唔掂，於是走近一些街舖的簷底避雨，後面忽然有人叫我：「先生，可以走入一些」。我以前曾經在一個店舖外等人，俾人話我阻著佢做生意，被喝走就試過，被人請入內避雨的，真是人生的第一次。看看這店，是靠牆舖，賣的是愛玉子飲品(NT\$30)，好，就幫襯一杯愛玉子，其實這杯是檸

檬加蜜糖水，愛玉子沒有甚麼味道，像 jelly 一樣，但吸入口中，喉嚨有一種清涼的感覺。

飲完愛玉子，雨停了點，便繼續向光華電子商場進發。光華電子商場很像香港的高登商場，不過有五六層之多，除地下外，全部都是售賣電子電腦電訊產品的，但以種類而言，不夠香港選擇之多，牌子也集中是 ASUS 及 ACER，HP，TOSHIBA 及 SAMSUNG 祇佔小部份。我想買的手寫板，卻找不到，問一些店員，他們說不賣這東西，最後有一個店員帶我到另一個舖頭，那裡才有手寫板賣。他告訴我，台灣人是用手寫板入電腦的，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問價錢，要約 HK\$700，但我預算是 HK\$500，想一下，多謝了那個店員，決定在香港才買，因為會較便宜。

回到商場地下，忽然聞到一陣陣像似香港雞蛋仔的香氣，原來是由一間賣夾餅的店舖傳出來的。走近一看，還有一張報紙剪片，是劉德華拿著這些夾餅的。於是我叫了一客番薯夾餅，店主即時做給我，當他做餅時，我便和他談話。



我說：「是劉德華來你店吃夾餅嗎？」

他說：「不是，這是宣傳的，但他是吃過這種夾餅。」

我說：「我和劉德華在同一間中學讀書。」
(可立中學)

他說：「是嗎，他讀書時怎樣？」

我說：「他讀書時已經時常在學校的活動中演話劇及表演。」

我續說：「就一個人來說，他對某種東西有興趣，自己又有天份在那裡，而做這樣東西又可以養家，這就是最好，劉德華就是個例子。」

他說：「我以前是在電視台工作的，不過年紀大了，沒有人聘用了，祇可以在這裡做夾餅。」

我說：「那也不是問題，能夠養家便是好。」

他說：「是的。」

付了錢，接過他的夾餅來吃，也很好吃。走出光華商場，心裡想：來台灣買手寫板真是傻，就像走入佛門，問和尚借梳一樣。我心又想：如果有樣東西，在那裡沒有或很少人用，算是有得賣，都會是貴的；反過來說，如果有樣東西，那裡人人都用或要用，就會很平。想著來時，接近光華商場的一條街，有幾間店舖連在一起，都是賣電單車(即綿羊仔或 scooter)頭盔的，這裡的綿羊仔是市民主要的交通工具之

一，而駕駛者及乘客必須佩戴頭盔是法律上規定。為証明我的 hypothesis，我便朝那些店舖走去。

當我拿起一個頭盔觀看時，那個店主便走過來，我對他說我想要個最普通，或是最多人用的頭盔，他於是拿了一個給我看，問問價錢，NT\$270，即是約 A\$9，証明我的 hypothesis 是正確的。

那店主不知我是來做學術研究的(正確點說是「渾吉」)，他殷勤地介紹其他較好(即較貴)的頭盔給我。我這時又想，我是住屋的，時常要爬上爬下釘釘補補，做些維修工作，妻子許多時便是我的助手，有時不小心，個鏈掉了下來，或擲中她的頭，我就有嘢賴了，我可以說：「都係妳唔好，買咗個頭盔俾妳，妳唔戴，而家整親個頭，唔關我事架。」想到這裡，A\$9 都唔係乜錢。於是對店主說想買個頭盔送給妻子，那店主便選了個粉紅色的給我買下。

買完頭盔便沿路到捷運站，乘地鐵回酒店，出了地鐵閘，要行一段地下街，現在才發覺，這條狹窄而長的地下街左右兩面都是書店，那裡的書全部 20% off，買五本或以上，再有優惠。於是把心一橫，走入一間書店內，果然給我找到在誠品想買的幾本書，於是買足五本，想付款時，卻找不到付款處，最後問人，跟著行了差不多一百公尺，才找到那個付款的地方。我想如我拿了那些書，唔俾錢就行人，都沒有人理會，(當然我不會這樣做)，心中不禁讚嘆：「這真是個「君子國」呀。」

這一晚睡得很好，因為連破五戒，第一在節食期內吃第三餐，第二是在街邊食嘢，第三是在節食期內吃甜品，第四是買嘢送給妻子，第五是買書。人就是這樣，生活規範太多，有時要違反一些守則，平衡一下心理，感覺就會好些，這是有需要的。



(26)

睡得好也沒用，五點鐘便 morning call，五點三他們還拍門，確保我不會返暱。五點半預定的計程車來了，由於飯店前面已泊了車，計程車泊在外線，這時下很大的雨，一男一女的櫃檯服務員幫我上車，男的幫我將行李篋放入車的行李廂內，女的拿著傘遮著我上車。當時真是很大雨，上車後，回頭一看，他們都變了「落湯雞」，本想給他們 tips 以多謝他們，無奈車已開行，心想他們這麼好的服務，下次來台北，一定要入住這間飯店。

個多小時的車程，我便到了機場並 check-in，買了一些早點吃，時間尚早，便在機場逛逛。早上機場很靜，行到一間賣紀念品及麻薯的商店，麻薯每包標價 NT\$100。我在看時，店員走過來說，謂這些麻薯很好吃，我拿了一包看，她說現在是 95 折，我再看時，她再說現在買十送一，我想我可能是她今天的第一個顧客，想想自己還有千多圓

NT\$不知怎用，於是傾囊奉獻，買了十多包麻薯，至此真是財散人安樂，一身鬆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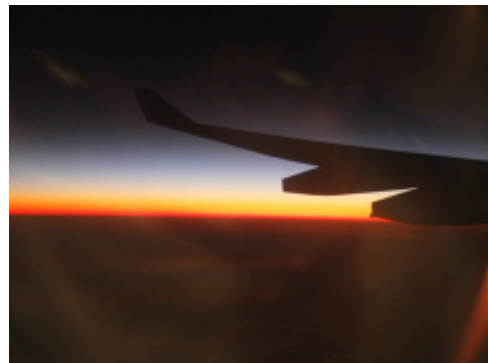
(註：爲了省錢，我是買悉尼至台北的機票，香港祇是 transit，回程時，旅行社安排我早機至港，晚機離港，這樣就可以在香港免費停留一天。)

飛機九時半準時到港，乘巴士到麗港城姊姊住的地方，已差不多拾一點半。因爲麗港城沒有中國銀行，今天又是星期六，準備飛的士到觀塘，搞掂校友會匯錢入小扁擔戶口的事宜。姊姊說：她以前在銀行做，這方面她熟手，可以在星期一幫我做。她再說：一年也沒有一次見面，眾弟妹都已在茶樓等候。於是到了茶樓與姊姊及弟妹傾偈，直至下午兩點多。

跟著便到旺角及深水埗買東西，有個弟弟和我一起謂幫我拿東西。逛了一會，當然買了個手寫板，便和弟弟走進一間茶餐廳傾偈。經過這次台灣之旅，就學懂甚麼是人情味，買東西時時都可以買，亦永遠買不盡，平時見到弟弟都是大夥人，兄弟單獨傾偈的就不常有了。

很快又到回機場的時間，正式踏上歸家之途。

先前說過一個免費而又舒服的看日出方法，其實就是坐飛機看日出，條件是從香港至悉尼，坐夜機，訂一個 A 字頭的座位，不論那間航空公司，那個機種，都會是窗口位，且向東。早上六時許(悉尼時間)，將窗打開少許，便見到遠處的雲，一片青光，慢慢地那雲由青變黃，由黃變橙，由橙轉紅，最後就是一個赤紅的火球昇上來，昇出的時間只有幾分鐘可看，之後便要關窗，因爲光線太強，會影響其他乘客。因爲飛機在一萬多公尺上空，是同溫層，即是在雲的上面飛行，雲下面算是打風落雨，都唔關你事，除非太陽不再從東方升起，你就可以這樣舒服地看日出，這種看日出方法，我就屢試不爽。



飛機抵達悉尼前半小時，機長通知謂悉尼機場大霧要轉飛 Brisbane，於是飛機去了 Brisbane 並加油，再返回悉尼，我後來再乘火車到 Pennant Hills，妻子在火車站接我，回到家時已是下午二時半，打開個行李篋，將那個坐綿羊仔用的頭盔交給妻子，並說是送給她的。她呆呆的望著我，或許她心中這樣想：這個 Steve 去了台灣成三個星期，老遠的買個頭盔給我，是否他去旅行，去到「short」咗呢？



全文完
多謝閱讀